



◆ 李奉礼

有些城市不见得很大，却足以令人向往。我们向往这些地方，或许是因为它的地理，或者是由于它的历史，或者是因为那里曾经涌现出来的人物，或者是兼而有之。临清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临清自古就有“漕运咽喉”的美誉，伴随大运河的繁荣而崛起，依运河而生，凭运河而兴，浩荡的运河繁荣了临清六百多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应“运”而生的城市。临清真正的繁盛兴起于元朝，到明清时期已经成为江北的著名商埠，出现了“富庶甲齐郡、繁华压两京”和“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

以前来临清，多只是匆匆一晤，然后匆匆离去。这次来临清，选择在此地留宿一夜，便可以信马由缰在小城中骑行读城了。

首先我选择了去运河边上的临清塔。这是古临清的绝对地标，与通州的燃灯塔、杭州的六和塔和扬州的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临清塔也叫运河舍利塔，坐落在临清城北卫运河的东岸，是一座九级八面的仿木结构砖塔。据说去年运河涨水，宝塔被淹过，现在塔四周正在整修。来到塔前，一块石碑上刻着“秀聚中天”四个大字，联想到宝塔正八边形的平面，也是应了“灵收八表”的意象吧！塔前仰望，更可以体会古塔的挺拔俊美，想象着“西引太行”“东延岱岳”的壮观和“扼塞两河水口，弘开万里天关”无限风光。

地面上散落了一些青砖，这临清的砖也是极不普通的，北京的宫殿城墙建造所需的砖多是产自临清。选临清砖的原因是因为临清有独特的“莲花土”。这是一种由河流冲积形成的淤积土，极为细腻，烧成的砖“击之有声、断之无孔”，再加上漕运的便利，就有了“北京的城，临清的砖”的说法。

临清塔直接守望卫运河，卫运河属于海河水系，本身并不是京杭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 王 华

起风的日子(外二首)

湖面安于平静，许久没有涟漪
古老的波澜早已被岁月安抚如新
鱼儿在荷叶间嬉戏
觊觎那些妖娆的水草

有人投进一颗石子
引起山呼海啸般的围追堵截
群山、星辰、黑衣战士
戴着面具的鬼影重重，纷纷上场
我们不是主角
也被一双搅动黑夜的手
拉扯得身心疼痛

起风的日子
石子还是失重一样沉入幽深湖底
只存在了一个闪电的时间

我的爱沉睡了上千年

小虫子在玻璃上转悠
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从花开走到花落
错过了春天，也即将错过秋天
如果大雪苍茫
我该如何辨认他的足迹

喜欢像猫一样行走
没有声音地走去，用黑夜的眼睛
阅读故事里的人和事
呼吸浸湿一个个文字
书因此厚重了一些

我的爱沉睡了上千年
它气若游丝的魅影
在火山之底，依然发出悠亮的光

饺子记事

习惯了用大刀切菜
仿佛这样就可以把命运握在手
躲避箭矢击中我的心脏

把能切的都切碎，切断零落的往事
组合多种素材搅拌
像极了从陌生到爱情的化学反应
粘连到一起再也分不开

不妨再牢固一些
外面兵荒马乱的世界
远不如密闭空间里安全

等到合适的温度
在水中一起翩翩起舞
煎煮从青春到肥胖的岁月



升 远 图



YI SHU QING DAO

只是西边的支流，因流经卫国故地而得名，至天津汇于海河入渤海。

从临清塔往回走的时候，远远望见了临清先锋大桥，这座看上去平常的桥梁当年可是名噪一时，这是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杆吊式拱桥，早在1959年就通车了，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省保护文物。站在大堤上眺望卫运河的对岸，那边就是河北省了。

沿着大众路一路南下，途中经过了临清著名的“济美酱园”。漕运兴盛的年代，往来临清的客商会买一些耐放的咸菜途中佐餐，于是临清就有人做起了咸菜生意。清乾隆年间，来自安徽歙县的汪永椿来到临清，创办了“济美酱园”，徽州人的精细，让酱园声名鹊起。运河边碾坊里廉价的糠、麸，恰是酱园需要的原料，也算是一个产业链条。济美小菜、豆腐乳后来还被列为贡品，送进了紫禁城。以前到北京，常会去大栅栏的“六必居”买回地环之类的小咸菜，就是北京人称为甘露的那种。而这济美酱园与北京的“六必居”、济宁的“玉堂”和保定的“槐茂”齐名，并称“江北四大酱园”。

小城的一部分已经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留了下来，这应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对于临清这样有传承的城市，如果暂时没有能力去改造它，那么不去破坏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它留住了光明里最美的珍藏。静静的河水倒映着慢慢流淌的时光，也仿佛是定格了一幅旷久远的历史。这一段元运河也是会通河的临清段，而临清恰恰位于会通河与卫运河的交界处，为了调流蓄水，沿河建了许多水闸，临清闸就是这些水闸当中著名的一座。

沿着临清闸向南一公里多，便是著名的鳌头矶——元运河和明运河的分叉点。门额上的“独占”二字很妙，不必多言，便有“独占鳌头”之意，难怪当年经运河北上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都会到这里打卡，主要也是讨一个好彩头吧！

◆ 肖任飞

不知不觉之间，渭源的春天就来了。渭河里的水很清透，不是很深，露出的两三处草甸，已经隐隐有了些微的绿意。不知道过段时日，会不会有水鸟在上面栖息。河岸的湿地上，几从低矮的榆树幼枝正在萌芽。那幼叶初萌，是嫩黄色的，仿似是心底新生的希望，散发着不张扬的喜悦。突然想起看过的一句话：“窗口对着老榆树，疲倦了就看看它。”心里忽地就轻松起来。

这个季节，有很多野菜冒出头来，在陇上的黄土中，带着舌尖上的诱惑，招呼人们去采摘，带回家品尝自然的味道。

譬如苜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杂记》言：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然今处处田野有之，陕、陇人亦有种者，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二月生苗，一科数十茎，茎颇似灰。一枝三叶，叶似决明叶，而小如指顶，绿色碧艳。入夏及秋，开细黄花。结小荚圆扁，旋转有刺，数荚累累，老则黑色。内有米如米，可为饭，亦可酿酒。”苜蓿可观、可食、可入药、可酿酒，也是极好的牧草。一种植物，可以把自己的用到极致，实在令人惊叹。

那天在下班的路上，看到挖野菜的大婶，背着一个竹编筐子，里面露出大片的青绿颜色。问价钱，大婶抓了多半塑料袋，也

◆ 李玉莲

水嫩的花瓣挤挤挨挨层层叠叠，繁复如小女孩的公主裙，妖妖娇艳亦如小女孩粉嘟嘟毛茸茸的脸，让你忍不住闭上眼，撮起嘴，用你的最柔软去触碰那份软嫩香甜、淡淡的，幽幽的，带着点水润润的清甜，还有点幽微到几不可闻的药香。

盛开的，每一朵都有茶碗口大，肆意地把一朵花的心事绽放，直至把茸嘟嘟的嫩黄花蕊坦呈；打着朵儿的，未唇半启，桃花眼斜挑，半推半就间的风情已在意会之外；更多的是那些数不清的花苞，一片丹心在微微炸开的绿萼间已昭然若揭，虽屈居在盛开的老大、打着朵儿的老二之下，但那鼓鼓的、尖尖的野心，早已不屑掩藏，把前浪推在沙滩上红领一统已是指日可待。

细碎的叶，卵圆形，带着尖尖的锯齿，油亮碧绿。花秆矮扑扑的，却不蔓生，努力站得笔直，也有些不守规矩的，伸胳膊甩腿的，爬过了别人的头顶，又探到了路上。这样的花，一棵棵，一丛丛，挤满了瘦长的山道两边，连亘成两条锦带，小径便成了花径。起初以为是蔷薇，但蔷薇输其端庄大气；酷似月季，但又比月季多了份野性率真；说是牡丹吧，又没有牡丹的娇贵矜持……还是虚心地向求助“识花君”吧。——“刺玫瑰”！呵呵，竟然是刺玫瑰！果然是刺玫瑰！只有玫瑰才会有这般妖娆，只有玫瑰才会有这般刚烈，也只有玫瑰才会把娇弱与尖锐如此诡异地揉在一起。

朝阳初升，碎金满地，玫瑰的尖刺隐在红花绿叶之中，唯余一径芬芳一路姚黄魏紫。偶有一两株乳白，点缀其中，如斑澜赤烈中织进了一痕清幽的月光。几只早起的蜜蜂，不知为啥，竟然舍弃了满径的姹紫嫣红，一头扎进了那几株水白中，把自己叮成了一柱黑黄的花蕊。偷偷拽了一瓣嫩白，放在鼻下轻嗅，一缕绵

琴 岛

骑行临清

到了城中，大运河被修葺得整整齐齐，那水波也愈发多了一种明眸善睐的柔美，那些船儿渐行渐远，驶向于光明的深处，而这座小城却留下了兼收并蓄的融会贯通，历史就如这逝去的春水一般，生生不息地传承。

从大众公园出来，直奔临清的老城，去赴一场穿越古今的探访。漫步于临清的老街巷，可以感受到望穿往事的岁月记忆，就留在或清晰或模糊的沟回褶皱中。

临清的老城不大，但知名的巷子却不少，我无法用一个短短的清晨去走遍这些巷子，只能够凭着感觉做一些取舍，于是我先来到了考棚街。考棚街很短，长度还不足一华里，因乾隆年间曾在这里设置临清试院而得名。古老的街道地处元运河、明运河和卫运河三河交汇的中洲地带，是当年名副其实的市中心。如今，考棚街的巷口立着一个高大的牌楼，让我想象着这里昔日的繁荣。

考棚街上最气派也是维护得最好的建筑，应该是临清市民族实验中学了，这里原来是考棚街上乡试会考之所的考棚冀门，冀门指的是古代学校的大门。如今的冀门，呈现给我们的是青瓦覆顶的硬山式立面，看上去像是一处府第，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元素。

过了学校，我按图索骥找到了临清“县治遗址”。这是一座带有门洞的阁楼，用青砖垒砌基座，基座中间有砖拱门贯通街巷。穿过门洞，里边便是寻常的巷陌了。我转身回望隔着门洞的考棚街，街上人来人往，人们从门洞的剪影中悠然而过，我感觉他们穿越的不仅仅是街道，也是时光。

老街老巷的市井深处，宠辱不惊地展示着自己的温度，延续着老临清的灵魂。街角的老食品公司门市部招牌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水泥砂浆饰面的三角山花，上面还有红色五角星的装饰。下面则是清真扣碗、松花、丸子、烧肉、

陇上苜蓿新

不称，说给一块钱就行。付了钱，颇有些占人便宜的感觉。高原人的朴实，屡屡触动我的内心。袋里的苜蓿嫩嫩的，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宋朝的钱时在《六月六日侄孙辈同食大麦二首·大麦新炊苜蓿盘》中写道：“大麦新炊苜蓿盘，一壶春酒小团寒。”这春日的苜蓿，在高原地区可是难得的美味。苜蓿的每一根细茎上面有三片叶，如倒心形，叶的表面呈浓绿色，吃的时候掐掉茎部，以食叶为主。我虽以前没有吃过，但看过介绍，可凉拌，可面蒸，也可做汤羹之类，一时间就蠢蠢欲动，恨不得立马把那些嫩嫩的叶片变成美食。

想了一下，决定做个煮面片。用盐水洗净苜蓿，焯水，切碎，葱花爆锅，加入肉丁炒熟，倒入清水。等待水沸腾的间隙，和一小块面，拉长成薄薄的面片，然后一片片扯下扔到水里，两三分钟后，再点入几滴味极鲜，一碗冒着油花、吃一口尽是清香的苜蓿面片就大功告成了。

留了一小把苜蓿，打入两个鸡蛋，加入面粉糊糊，用胡麻油打底烧热，摊了两个苜蓿鸡蛋葱油饼，黄灿灿中透出澄澈的绿，咬一口，就觉得整个春天都在唇齿之间了。边饕饈，边想着以前看过的与苜蓿有关的文字。“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这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这

花开未央

墩墩的幽香如梵音绕梁。“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天地有大智慧，聪明不过小小的蜜蜂。

如花径所愿，转弯后，当我们在眷恋着山中与刺玫瑰的邂逅，不经意的抬头间，旗帜般招摇的月季，就那么猝不及防地攫住了你的眼球。你见过只有一枝花茎的月季吗？你见过花朵比牡丹芍药还硕大的月季吗？你见过颜色纯粹得像在染缸里浸过的月季吗？如果没有，那就像我一样，手按心口，膛大双目——“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笔直的修竹一样的茎，初生婴儿胳膊粗，一人多高，光滑洁白，我觉得已不能叫它“茎”，它分明是“干”，树的干。所以，这月季，应该叫“月季树”。

树冠，叶子依然是月季的叶子，卵圆，墨绿，羽状互生，稀稀落落的，称不上“冠”。花，三五朵，十几朵花，分占着山头，山大王般狂傲不羁。这么大，这么艳，这样的脾呢，这样的凌空。红，便是专一的素白，玫红，夕阳红；白，便是专一的纯净，乳白；黄，便是一心一意的鹅黄，姜黄。无论哪种颜色，都是最耐心的画家手握笔刷，饱蘸浓汁，一笔一笔地涂，一点一点地抹，不容许有半分的留白。每一瓣花，因为颜色的纯颜色的正，有绸缎的丝滑，又有织锦的历史感。

这样的月季，已远远超出了我对月季的所有认知。它卓然特立，它唯我独尊，它又纯正得不染尘埃。它美，美得不可方物，美得不真实。正如初次置身西藏的蓝天白云之下，纯净透明，你的五脏六腑你的七魂八魄都荡漾在这样的明镜中，再也不惹一丝尘埃。人，出离了三界般虚幻不真实。

焖子的广告。布店的花布、白布、床单、被罩就直接摆在店铺门前吱吱呀呀的木床上，或者是搭在竹竿上，图案颜色一目了然。

临清有不少街道是因商业而命名的，比如箍桶巷、琵琶巷、柴米巷、竹竿巷、油篓巷、冠带巷，还有锅市街、驴市街、柴市街等等。锅市街两边的老槐树正是花季，站在树下，看着雪一般洁白的桃花缀满枝头，街巷中弥漫着桃花的香气。早点摊子就开在槐花树下，老伙计们在这里悠闲地吃着“呱嗒儿”喝着粥，聊着临清的古腔古调，看上去是那么和谐自然。

街市旁的一处老供销社，让我心生一份莫名的感动，它的上方还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墙面上有临清市政府把这栋建筑列为历史保护建筑的铭牌，这栋小小的房子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能够把这样的老房子留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功德。

从锅巷街出来，我又一路骑行前往竹竿巷，这条巷子形成于明代，一直通向大运河边的广济桥码头。当时，江南大批的毛竹、竹货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贩运，就在这广济桥码头卸船。和这些竹货一同到来的还有南方的竹编工匠，逐渐形成了加工贩卖竹器的作坊一条街。本不产竹子的临清，也有了竹竿巷这样在南方才有的街名。

运河的边上还有著名的临清钞关，这是明清两代负责漕运税收的朝廷直属机构。临清城的繁荣也镶嵌在钞关的青砖黛瓦之间，是这座城市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穿梭在临清的旧街巷里，我自己也仿佛是一条小船，默默地感受小城的开放与包容，体味大运河文化的久远与厚重，沿着大运河漂来的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独特的魅力，也定格了悠悠的时光。

苜蓿的回忆

苜蓿，据说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两汉时期，甘肃玉门关和阳光以西，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联络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匈奴，所以也带回了汉朝用以对抗匈奴骑兵所必需的战马和饲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域汗血宝马和苜蓿。到现在为止，苜蓿已经在内陆广泛种植了。

苏轼在《元修菜》一诗中也写到“张骞移苜蓿，适用如葵菘”。不过作为资深吃货的东坡先生，可是把苜蓿当成了最爱吃的野菜，而且还吃出了葵菘的味道。这葵就是冬苋菜，菘就是大白菜，都是可以做出美味的蔬菜。“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恣之复湘之，香气蔚其馥。点酒下盐豉，缕橙笔姜葱。那知鸡与豚，但恐放箸空”，想着这些句子，唇齿之间也觉得分外鲜美了。

苜蓿还有个名字叫幸运草，据说，如果能找到四叶的苜蓿，就会带来幸运，得到幸福。但大概十万株三叶草中只有一株是四叶的，所以，只是美好的愿望罢了。

陇上苜蓿新，在黄土高原之上，大片嫩绿的苜蓿草散发着生机，如同爱 and 希望，丰盈了那些贫瘠和渴望。

我想，这才是最美好的文字也不能呈现的幸运吧。

苜蓿的回忆

就是这样的月季，等距离地分列山路两边，如盛装的迎宾，从盛世大唐而来，盛情邀约，邀约你来看一看这座叫作竹山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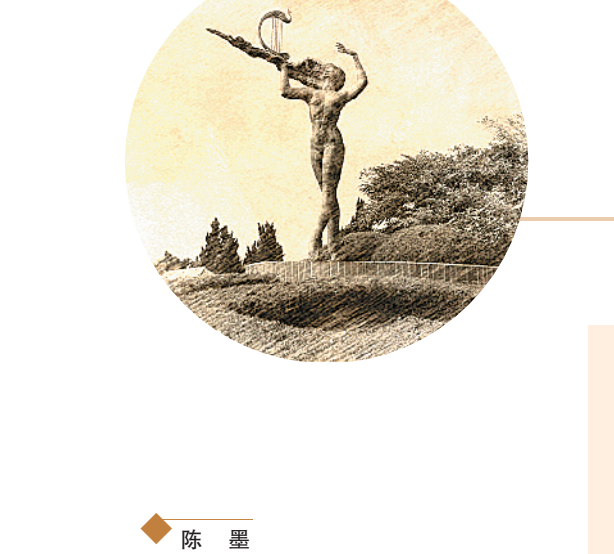
那就尽情地“看”吧。东边的山谷里静卧着一方池塘，幽碧的池水正被朝阳搅得金光四溅。西边，几栋小木屋从天而降，如草丛中长出的几朵巨型蘑菇。木屋的窗楼上爬满了蔷薇，紫红的花在窗玻璃上探头探脑搔首弄姿，木屋里可是住着翩翩公子或是绝世佳人？走下木屋的斜坡，茵茵的草地上，繁花似锦。天人菊仰着橙红的小脸，笑得阳光灿烂；翠雀儿轻摆着细长的茎腰，靛蓝的蝴蝶兰空灵轻盈；寂寞的麦蓝菜羞羞答答地藏在蓝花矢车菊中，探出了半个小喇叭似的粉脸……纵目极眺，竹山主峰隐在层层苍翠中，如蓄势待跃的巨兽。

苍山青黛，花开未央。竹山因繁花而媚，繁花因竹山而盛。

谁说山中只能有野蔷薇？谁说牡丹只能开在皇家园林？兰花空幽的幽谷可馨香悠远，亦可在嘈杂的茶肆满室生幽。桃花，在山寺可蔚然成云霞，在邻家的牛棚前亦可芳华绝代。三叶草宜在公园苗圃葳蕤成毯，亦可挤在山菜山蒿中绽放嫩白的脸。

特立不群的月季亭亭在竹山的半山坡，与匍匐的打碗花、瑟瑟的麦蓝菜、不起眼的南蛇藤、隐幽的矢车菊，高低呼应，相映相谐。

是花，只管开，莫问来处，无惧今生。泰山怀土不拒，故能成其高；江海不辞细流，故能成其深。竹山无竹而名其“竹”，有一千多种植物，近两百种野生药材，三百多种动物，二十多种野生鸟类。竹山能容，容外来入侵的霸王商陆，亦能迎进化合成风骚绝代的月季。来吧，来看看这座北方的无竹的“竹山”。



默

据说是因为我属鸡，名中带犬不太吉利，因此我改过名字，从“默”到“墨”，那时就有点疑惑，默为何会是黑犬这么聒噪的动物。后来才知道，默的本意是狗突然窜出来追人。这倒有意思，无论是从词组还是字义来看，默都该是个平和宁静的字，用这么惊悚的场景来造字实在有违于人们的认知。但若细细琢磨，也能稍稍窥得其中奥妙。默与静最大的不同，在于默是主动选择的行为，而静是客观存在的状态。当一个人突然沉默，他人感受到的不仅是静，更兼一种隐秘的情感弥漫的气氛。

据我观察，交谈中沉默是一种让人措手不及的尴尬，双方会竭尽全力没话找话以避免默的产生。身处默中，当事者的尴尬窘迫确实如同被狗追狼狠狈。更兼沉默的产生一般具有突发性，往往谈着谈着没话可说，双方突然陷入难堪的默，这种情形的令人猝不及防也像极了在人措手不及突然冲出的恶犬，突兀而极具冲击力，以至于谈话者不得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尽快脱离这种窘境。

然而，在相处时氛围的默之外，还有一种更微妙的交流的默，有句很妙的诗句耳熟能详——身无影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就是所谓的默契。默契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境界，通常只出现在彼此相通的两个灵魂中。此时的默是圣洁而微妙的，它被两个灵魂共享，在悄然无声中传递着最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和情感碰撞，但是这样的默太难得了，肉体的局限限制了我们的灵魂，在认清自己都无比困难的前提下，发掘另一个灵魂中蕴含的情感和波动便显得尤为困难。可是，也正是这种困难，使得两个彼此相通相契的灵魂在默中达到的精神沟通和灵魂共振更具深度。

如果说两个人交流的默决定了双方的沟通深度，那么，一个人的默便是他思想深度的标尺。读书使人更具内涵不过是句空洞的客套话，真正决定人深度的是读书之时或之后的默。在这种默中，人的灵魂与书中的思想达到共鸣或碰撞，这是思考，却不仅仅是思考，更包含了灵魂的放空和精神的淬炼。人们或许对这一过程无知不觉，但这一过程却是自然而然发生了，静默得像孕育发酵思想的默，悄悄工作，让人在恍然不觉中更具内涵。

同是狂狷不羁之士，我简直爱惨了嵇康，却在读书时暗暗不耐烦地抱怨你衡死得太慢。如果说嵇康在我心中的形象是轻柔缓带，简约云锦，一派烟云水气的超然出尘；你衡就是满口狂妄，刚愎自用，一脸争强好胜的自负浅薄。比之你衡的面斥和裸奔，嵇康的做派实乃高洁之士，浊世君子。嵇康只搞笔伐或许是出于自身的高傲和对司马政权的不屑，但是这样沉默地讨伐方式显然有风度有内涵得多。

在情感方面，默也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了别样的风雅和韵味。第一次读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句诗词时，我几乎掩面而泣，实乃佳句天成，读之心动，暗念的默在于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时，对方的一切在不甚清晰的薄雾中完美到极致。中国式性感便在于此，含情而不语，脉脉凄凄长相思，尽在默然低首中。眼波盈盈，心思婉转，你不说，我不说，澎湃炽热的情感日益发酵，却被一层薄如蝉翼的默封得点滴不漏，熬人，也醉人。但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感情喷涌的刹那的确具有焚骨噬魂的炽热和迷醉，但这只是暂时。默的破除，意味着所有的一切暴露在灼灼阳光下，没了心照不宣的阻挡，曾经雾里看花的瑕疵便慢慢显露。如同银瓶乍破，那瞬间确实具有势不可挡的辉煌，但随后便只能是涓涓细流，直至干涸。周国平的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我以上的絮絮叨叨：“在两性亲昵中，从温言细语到甜言蜜语到花言巧语，语言愈夸张，爱情愈稀薄。”

然而，多少家庭在沉默中破碎，多少罪孽在默许下肆虐。从来没有纯粹的光明，正如从来没有绝对的答案。默可以是内涵，也可以是空虚；它可以是深情，也可以是凉薄；你在默中思考琢磨，也在默中放空自我；你在默中逃避闪躲，也在默中寻追逼寻。默中隐匿着被渴望，也收容着被抛弃，欲望或淡泊于默而言，不可分，不能分。

不管你是伤心难耐，寂寞孤独，或是若有所思，心有所向，默都张开它的臂膀，为你提供庇护，设置悬念。默可以被制造，可以被越过，可以被打破，可以被操作，但不到被解除的最后一刻，谁也无法断言它的悬念究竟真相如何。或许是最终答案，或许是穿肠毒药，或许是不照不宣，甚至可能是空无一物。所以有那么多人，在默中或沉寂安然，就此止步，或犹犹豫豫，挣扎困惑，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言以至此，似乎说出了点自己的思考，又似乎偏离甚远。大音希声，还是继续投奔默的怀抱吧。